

古文辭類纂

冊四

奏議類上編四

古文辭類纂十四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士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葢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瘝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燔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

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
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
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
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古文辭類纂十四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 ○ ○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躡於外。故盡得其躡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謦謦。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
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
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
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
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鷦退飛。
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
霏霏。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蠱午並起。當是時。禍
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
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
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
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
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
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
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
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誡
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鼎按爾雅噩沒勉此
奏內密勿從事顏師古注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爲甦勉則非是爾雅音義噩本或作噩說文曰噩古蜜字禮記卹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說文曰噩古蜜之也鄭注必用以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蜜沒毀譽將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察之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闡雜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乖和二字立案以去疑爲主中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郵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

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廩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邽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上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上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上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糲工匠，計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

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

相近

薑瑯

先生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徵

角左宮羽趨

以采齊行

以肆夏規矩

揖揚

玉聲

鏘鳴

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
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
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
融道逸當爲第一災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 ○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
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術弑其君剽季氏入僭
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
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
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孛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
猥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
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
而復說義。書曰。倅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
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主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

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匡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

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鼎按雅圭本學齊詩
齊詩以關雎為刺宴
起故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善 夫然後可以配
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 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
 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
 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前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

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
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
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志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

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嘔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漑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

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

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 ○ ○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竇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此奏頗擬信陵諫伐韓書

劉子駿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媿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鬻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 ○ ○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賤有逮者。

古文辭類纂十五

奏議類上編六

古文辭類纂十六

韓退之禘祫議 ○ ○ ○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

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袷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袷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袷。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朱子

云所字疑衍

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

議有可采。麤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

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 ○ ○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二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劔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

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

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蠱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

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
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
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
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
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
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
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
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
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
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海峯先生云。子厚此

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古文辭類纂十六

奏議類上編七

古文辭類纂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

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中。

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

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

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寫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夸。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藩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閒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施議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懷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

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

投弓縱馬。相與袂服而戲豫。東南之夸。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

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

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下之所擇。

古文辭類纂十七

古文人撰錄

...

...

...

...

...

...

奏議類上編八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 ○ ○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

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閒。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

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閒。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二司。

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

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一作使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

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

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此處

有抵蠟相傾習氣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

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

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

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

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

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

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竟字避宋諱改景。王子良上

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

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

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

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宥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

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

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

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
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
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
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
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
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
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
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
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
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
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

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

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

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
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
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
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
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
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
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
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
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
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
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
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
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

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

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

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閒一事。聱牙。常至終

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

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

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聞。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

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

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

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茅順甫云

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不及也

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古文辭類纂十八

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十二言十三言十四言十五言十六言十七言十八言十九言二十言二十一言二十二言二十三言二十四言二十五言二十六言二十七言二十八言二十九言三十言三十一言三十二言三十三言三十四言三十五言三十六言三十七言三十八言三十九言四十言四十一言四十二言四十三言四十四言四十五言四十六言四十七言四十八言四十九言五十言五十一言五十二言五十三言五十四言五十五言五十六言五十七言五十八言五十九言六十言六十一言六十二言六十三言六十四言六十五言六十六言六十七言六十八言六十九言七十言七十一言七十二言七十三言七十四言七十五言七十六言七十七言七十八言七十九言八十言八十一言八十二言八十三言八十四言八十五言八十六言八十七言八十八言八十九言九十言九十一言九十二言九十三言九十四言九十五言九十六言九十七言九十八言九十九言一百言一百一十言一百二十言一百三十言一百四十言一百五十言一百六十言一百七十言一百八十言一百九十言二百言二百一十言二百二十言二百三十言二百四十言二百五十言二百六十言二百七十言二百八十言二百九十言三百言三百一十言三百二十言三百三十言三百四十言三百五十言三百六十言三百七十言三百八十言三百九十言四百言四百一十言四百二十言四百三十言四百四十言四百五十言四百六十言四百七十言四百八十言四百九十言五百言五百一十言五百二十言五百三十言五百四十言五百五十言五百六十言五百七十言五百八十言五百九十言六百言六百一十言六百二十言六百三十言六百四十言六百五十言六百六十言六百七十言六百八十言六百九十言七百言七百一十言七百二十言七百三十言七百四十言七百五十言七百六十言七百七十言七百八十言七百九十言八百言八百一十言八百二十言八百三十言八百四十言八百五十言八百六十言八百七十言八百八十言八百九十言九百言九百一十言九百二十言九百三十言九百四十言九百五十言九百六十言九百七十言九百八十言九百九十言一千言一千一十言一千二十言一千三十言一千四十言一千五十言一千六十言一千七十言一千八十言一千九十言二千言二千一十言二千二十言二千三十言二千四十言二千五十言二千六十言二千七十言二千八十言二千九十言三千言三千一十言三千二十言三千三十言三千四十言三千五十言三千六十言三千七十言三千八十言三千九十言四千言四千一十言四千二十言四千三十言四千四十言四千五十言四千六十言四千七十言四千八十言四千九十言五千言五千一十言五千二十言五千三十言五千四十言五千五十言五千六十言五千七十言五千八十言五千九十言六千言六千一十言六千二十言六千三十言六千四十言六千五十言六千六十言六千七十言六千八十言六千九十言七千言七千一十言七千二十言七千三十言七千四十言七千五十言七千六十言七千七十言七千八十言七千九十言八千言八千一十言八千二十言八千三十言八千四十言八千五十言八千六十言八千七十言八千八十言八千九十言九千言九千一十言九千二十言九千三十言九千四十言九千五十言九千六十言九千七十言九千八十言九千九十言